

防癆協會與我

中華民國防癆協會 江怡瑩 秘書

與肺結核的距離

你聽過防癆協會嗎？知道它在哪嗎？可曾來第一胸腔病防治所治療久咳不癒的陳疾？位於台北市大同區，捷運民權西路站附近，確切坐落的位置，既不靠商業繁榮的台北車站，也不臨觀光發達的西門町。它緊挨著三重，年年月月望向台北橋的機車瀑布，默默吸納來自全台各地與胸腔病有關的疑難雜症，包含肺結核。

在尚未至協會就職時，坦白說我沒聽過防癆協會，可能是我想像中肺結核離我很遙遠，從沒特別關心過，甚至沒想過它還存在現今的台灣社會，很無知。後來我才聽說祖父母輩有人曾得過這個疾病，而全台各地都還有結核病人。肺結核其實離我很近。

協會的歷史

防癆協會當初就是為了防治結核病而設立的，追溯自民國40年代台灣防癆體系逐步形成時，先後與位在台北、台中、嘉義、台南的結核病防治中心同時期成立。

起初，協會曾捐贈病床、X光機及檢驗器材給各醫院，也補助貧困結核病人醫療費用。除此之外，第一胸腔病防治所（原名為第一結核病防治所，於民國78年改為現名）也看診結核病人，聽同事說以前門診量大時，上午診一直到下午還沒結束呢！

另外，防癆協會也扮演與國際接軌的角色，補助台灣學者每年參與國際抗癆聯盟會議，拓展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，並與世界結核病學者做學術交流。雖然這兩年因疫情關係，會議改為線上。即使如此，防癆協會仍保持與國際組織密切聯繫。

協助國際防治結核病方面，協會亦自民國86至105年與越南抗癆及肺疾協會簽訂雙邊合作備忘錄，每年辦理一梯次越南防癆訓練班，代訓越南醫事人員，前後共20年，成果顯著。於民國98年與蒙古防癆協會簽訂雙邊合作備忘錄，自隔年起，每年辦理一梯次蒙古防癆訓練班，代訓蒙古醫事人員，去年及今年因疫情停辦。在這段時間，投注在越南及蒙古的防癆教育，讓台灣對國際抗癆共盡一份心力。

防癆協會依舊在

隨著結核病防治有成，病人漸漸減少，許多結核病防治單位紛紛轉型，但防癆協會的第一胸腔病防治所仍然開啟大門，持續守護病人。

作為防治所服務台值班人員，在協助病人填寫初診資料時，常常能看到從大台北地區以外特地前來就醫的病人。另外，有些是「熟客」，每隔幾個月從南部來看一次診，一眼就看出我是「新來的」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次為一對母子填寫資料時，發現他們住台東，於是好奇詢問。這位先生說因為母親久咳不癒，輾轉看了很多醫師還是沒有好，所以才推著坐輪椅的年邁母親北上來就診。當下覺得防癆協會「治咳」的老招牌真是遠近馳名，在這裡工作真好，服務病人的同時，與有榮焉！

另外，防癆協會自從民國95年起，每年透過疾病管制署給予貧困結核病人生活補助。「為什麼已經得到健保醫療照護的病人，仍需額外的生活補助？」有時候我很困惑。但讀完疾病管制署提供的清冊後，我有了答案。

那清冊列有貧困結核病人的地理

區域和其他「受補助事實」等資料，我每每拿起又放下，實在無法一次讀完，因為太慘了！想像自己身處其境，要有多勇敢才能繼續對抗疾病？這些人遍布全台，無論都市或鄉村皆有，泰半是臨時工、獨居加上各種疾病，或者身為一家的經濟支柱，因病而工作停擺，生活頓時無以為繼。短短幾行「受補助事實」和依照各種項目評斷的「經濟困難程度得分」，簡略勾勒他們單薄的生活輪廓，或許無法將他們重現，但我可以感覺在貧病交加下，一個人要不減意志、繼續活下去該有多困難！

所以即使防癆紀念票的勸募金額已逐年下滑，但是為希望讓散落在各縣市的結核病人，即使帶著各種生活難題也能好好喘口氣，安心接受治療，防癆協會每年仍然捐助60萬元；而今(110)年更因疫情關係，預計提高捐助金額至100萬元，希望能幫助更多病人度過難關。

無論是治療胸腔方面的疾病，還是補助貧困結核病人，即使防癆協會因病人各種原因的銳減而經營困難，但我相信只要還有病人需要協助，防癆協會與防治所依舊會張開雙臂迎接，和病人一起努力！